



沉

醉

输了你，这江山万里，旌旗蔽空，我赢来何用？到如今，我已为你夜夜成醉，只盼魂魄入梦，不吝重逢。 景行 著



CHEN
ZUI
景行◎著

沉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醉 / 景行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755-628-2

I. 沉… II. 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4007 号

作 者: 景 行

责任编辑: 李 爽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字 数: 241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628-2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七章·047

当年拼却醉颜红

第八章·055

曲终逢君黄昏后

第九章·061

东风夜放花千树

第十章·069

落花流水忽西东

第十一章·077

人生自是有情痴

第十二章·085

铁骑无声望似水

第十三章·093

气吞残虏初告捷

第十四章·099

为君沉醉又何妨

第十五章·105

多情却似总无情

第一章·001

忽闻江上弄哀筝

第二章·007

纵使相逢应不识

第三章·021

梅花香冷入瑶席

第四章·029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五章·035

岁暮冰雪惹寒宵

第六章·041

此情无计可消除

第二十一章·157

春花秋月原为空

第二十二章·165

酒寒谁遣为重温

第二十三章·173

梦里寒花隔玉箫

第二十四章·181

薄情转为多情累

第二十五章·189

烽火连天血残阳

第二十六章·193

人生何处觅多情

第二十七章·201

此恨绵绵无绝期

第二十八章·209

从此萧郎是路人

第二十九章·213

一枝如玉为谁开

第三十章·219

江头未是风波恶

第三十一章·225

酒醒难觅醉时香

第三十二章·231

无言谁会凭阑意

第三十三章·239

如此星辰非昨夜

第三十四章·247

为谁风露立中宵

第三十五章·255

东风回首尽成非

第三十六章·263

欲眠还展旧时书

第三十七章·271

意到浓时怎忍弃

第三十八章·277

箫声尽处两销魂

第十六章·113

铁马冰河入梦来

第十七章·123

彩云易散琉璃脆

第十八章·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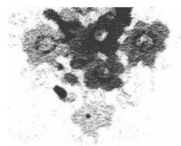
不辞冰雪为卿热

第十九章·141

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二十章·149

天若有情天亦老



忽闻江上弄哀箏。
苦含情，遣谁听？
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第一章
忽闻江上弄哀箏 CHEN
ZUI

“泉儿，别动。”娇嫩又略显严厉的声音响起，金色的獒犬不耐地发出一声低吼，还是安静地趴了下去。

四月春风，带着点淡淡的桃花香，漫过整个湖面，才是清晨，霜湖上水汽未散，被风吹得缥缈，阳光渗进桃树，斑驳的光影跳跃在一张稚嫩秀气的粉脸上。

沉醉叹了口气，盯着地上完成大半的泉儿泥塑，鼻尖上已满是细密的汗珠——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形似神不似。

正思考间，泉儿忽然跃起身，双耳耸立，发出阵阵咆哮，拴在树上的银链被它拽得叮叮作响。沉醉刚转身喝住它，马蹄声已近，只觉得眼前一花，一个黑衣人驾着黑马驰骋而过。

“啊！”惊呼还没出口，沉醉身上已溅满泥污。她心里一凉，往地上一瞧，只剩半个泥狗头，两个时辰的心血啊——急怒间她正欲冲黑衣人呼喝，又是一阵马蹄声，几匹马接连掠过眼前。

沉醉在原地气得跳起来，这回可好，狗像彻底变成了一堆狗屎！师父的地盘也会有人随便闯，真是不长眼到家了。气恼归气恼，眼见那伙人在师父的竹屋前停下，她用袖子抹了把脸上的泥污，匆匆跟了过去。

“不知诸位是何来意？”是师父一贯温厚的嗓音。

“救人。”低沉的声音，带着点沙哑，简短的两个字却说得急促而克制。

沉醉这才看清楚来的一行人，一个年轻男子抱着个女人站在师父面前，后面跟着三个随从模样的男人。

“我不是大夫。”萧沐拈起一枚黑子放入棋盘，端起桌上的茶。

“砰——”瓷杯不知被何物击碎，只见一个身材魁梧、面色微黑的男人已将手中的刀架在萧沐脖子上，“侯爷带着我们在边关豁着性命护着天下，你小小的江湖术士连夫人的命都不肯救，留你何用？”

“师父！”沉醉惊恐地冲到萧沐跟前，红色的小袄，似一团火焰跃入众人视线。

“放肆！”依然是低沉的声音，夹着不容忽视的严厉，“程三，你连我这个主子都不放在眼里了吗？”

沉醉听着这噪音，心里微微一紧，一抬头，望进一双黑眸里。这双眼，如子夜般深沉，明明是焦灼的，却又带着隐忍。这个男人很年轻，宽阔的额头，挺直的鼻梁，坚毅的唇形，不如师父那样很明显的英俊好看，却叫人离不开视线。

程三拿刀的手松了又紧，终于缓缓放下来，狠狠地瞪了萧沐一眼，退了下去。

“原来是宁远侯，久仰。至于您夫人，不是我不救，而是无法救。”

听萧沐这么一说，沉醉讶异地看一下男人怀里双眸紧闭的女子，极好看的远山眉，芙蓉面，衬着一身白衣，当真是冰肌玉骨，可是明明病得不轻，面色却是不正常的红润。

“阁下都这么说，杨某也只能认命了，”男子惨然一笑，身形不稳，“其实我心里早有准备，只是有一丝希望也不愿放弃而已，如今只求您能让我与絮儿多聚几日。”话音刚毕，只见他单腿跪地。身后三人微惊，也随后跪下。

萧沐看着他，心底暗暗诧异。自建朝来杨家百年，几代均是显要，杨恪是当朝兵部尚书杨怀修之子，但他令人称道的不是他出身名门，而是他十四岁就随军出征，有勇有谋，屡建奇功，十六封将，十八岁宁远大捷，皇帝钦封“宁远侯”。这样一个人，年少得志，总是有些傲气的，居然为了心爱的女子屈膝，算是难得。

“那就只好尽人事，听天命。”他心里一酸，来自以为不问世事的自己，自那件事以后，也见不得别离了吗？

沉醉听到师父的允诺，心里居然微微一宽。她看向那男子，他正低头望着怀里的女子，笑容温柔而酸楚，仿佛是怀里抱着世上最宝贵的东西，那般的专注，似乎周遭一切对他们而言都不存在，这样的笑容，让沉醉不由得看呆了。

“师父，那女子是什么病，竟然连你也救不了？”沉醉把视线自远处湖边那对依偎的人身上收回，歪着脑袋疑惑地望着萧沐。

“心病。叫你学医，你偏不肯，女孩家却爱钻研那些个奇门遁甲，连个心病的症状都看不出来。她那是陈年旧疾，已是病入膏肓，药石无用了。”他此生救不了的，不止这一个。

“真可怜——这便是情吗？直教人生死相许？”沉醉喃喃道。

“你一个七岁的女娃知道什么？”萧沐摇头轻笑。

“师父，我念的，不是你写过的一句诗吗？”沉醉眼里闪过一丝促狭。

湖面掠来一阵轻风，正欲落子的青衣男子忽然怔忡，随即沉默。

“絮儿，江南的春天就像你所说的那般美，在京城，是见不着这么漂亮的桃花的。都怨我，总是这么忙，到现在才有空儿带你回故乡。为了不让你分心，好好欣赏这儿的一切，我连无忧都没有带过来，他可是哭闹了好一阵子。说起来，这小子也不知道像谁，我俩都是喜静的，怎么会生了个这么会折腾的家伙。”

男人说到这儿，摇摇头，浅浅一笑。几片花瓣飘了下来，落在女子的发上。他伸手，轻轻地捏起那几片花瓣。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才七岁，也是站在桃树下，头发上沾着很多花瓣，看起来傻透了，可是却一个劲地坚持说京城的桃花没有江南的好看，要不是怕得罪姨娘，我早就被你逼跑了，后来拿着桃叶编了个蝴蝶给你，你才住嘴。”

“三个月，絮儿，自我上次去边关，我们已经三个月没见了，你这次闹腾得可有些任性了。”

男人一扬袖，几片桃叶已攥在手中。

“好多年没做这个，手真是生了，这蝴蝶实在不如当年——”嗓音忽然停住。

“絮儿？”探询的目光锁住女子微颤的眼睫，微哑的声音里带着狂喜也带着小心翼翼。

“恪——好久不见。”软弱的女声，极为虚弱，却柔柔地荡漾了一池湖水。

“萧沐！”杨恪扬首一声急喝。

“恪，不用了——”一只手拽住男人的衣襟，另一只手却已揪住自己的心口。

萧沐闻声赶来，瞧了女人一眼，脸色便沉了几分，伫立一旁，竟是一动不动。

油尽灯枯。这几天费尽心力，才将她留到今日，这晌转醒已是奇迹。

“你！”杨恪瞪着他，眼里已是狂怒。

“恪——”柔弱的声音里带着微喘，绝美而苍白的脸上竟然溢出一丝笑，“你我今日看来要就此别过。飞絮此生有你，死也瞑目了。”

“你敢！你若敢弃我而去，我永世不会原谅你！”字字嘶吼出口，竟是哽咽得不成句。

“答应我，你还有无忧，所以要好生待自己。你看江南这桃花，开得真是极好，你终于是带我回来了——”

明媚的四月天，突然下起绵绵细雨。一阵风过，一地桃花，衬着泥土，分外凄美。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他在树下抱着她，一动不动，任雨淋透了他的身子，任暮色四起。

沉醉在树上怔怔地看着他们，也是一动不动，眼里却有热热的东西流出来。还是懵懂的少年，不知情深何许，却在恍恍惚惚中觉得胸口隐隐作痛。

“此处的景致是霜湖最美的。”沉醉注视着墓碑上“挚爱飞絮”四个字，对已经默然站立很久的男人说。

杨恪这才发觉有人走近，他转身，看见沉醉，稚嫩可爱的小丫头，一身大红小袄，娇艳得逼人，粉白的脸上不知道怎么会沾了些淘气的泥点，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正一眨一眨地瞅着他。

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将她脸上的泥点抹去：“萧沐的小徒弟，几

岁了？”

“七岁。”清脆的嗓音回荡在空气里。

杨恪微微一震，记忆中，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桃花烂漫中，笑得天真灿烂。

“恪哥哥。”

是谁这么唤他，甜甜地依赖。

心又开始疼痛起来。

“她幼时在江南长大，又极爱桃花，应该会喜欢这里。”

杨恪狼狈地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转身利落地上马，竟是不再回头。

“等等！”沉醉喊住他，摊开右手，粉嫩的掌心里是一只绿色的蝴蝶，“你做的，还是你留着，”咬咬唇，她有些窘，“你们到树下的时候，我已经在树上了，我不是有意要偷听的，实在是怕惊扰了你们——”

“没事，”杨恪看着她，唇边扯出一丝凄苦的微笑，“算是为我们作个见证也好，至于这东西，此生我都不需要了。谢了——”

话音刚落，他一拽缰绳，已飞奔而去，一行人转眼绝尘而去。霜湖的烟波浩荡里，那个黑色的背影格外孤单。

沉醉怔了半晌，从怀里掏出玉箫，缓缓吹起来：

忽闻江上弄哀箏。

苦含情，遣谁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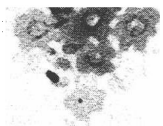
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曲子是学了师父的，还不知其中的意境，沉醉只觉得凄凉，此刻心里空落落的，不知怎么就吹了出来。

已经驰远的人听到箫声，心里一恸，一声里喝，马儿跑得更快，转眼间箫声已远，断断续续散在风中，再也听不清。

沉醉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握着那只蝴蝶，身子浸在清晨的雾气里，渐渐发凉，只有脸上被他碰触过的地方，是热的。



十载寒暑，多少昼夜，挑灯夜读时会想起那个人的笑容，
连空气里似乎都闻到桃花香，
清晨舞剑的时候会揣想再遇时的情景，
她该怎么跟他开口说第一句话。

你可知道，我已等了太久。

杨恪。

第二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
CHEN
ZUI

十年后

雾越来越浓，这片竹林似乎怎么也走不到尽头。

到底怎么办？沉醉边琢磨，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冰冷的触感让她皱了皱眉，忽然她“噌”地站起身，随后以手中的剑在石头上画了个印记。

如果竹子容易混淆，这石头总不会吧。

左十七，右九。

她数完步子，停下来。

还是不对。试了几次都绕回原地。

怎么参照着石头还是不行？沉醉纳闷地盯住石头，终于发现了点异样，一丝狡黠的笑挂上嘴角。

撕下一条裙边蒙住双眼，她算着步子继续走。

“嘭——”撞上一个人。

“师父。”沉醉取下布条，歪着脑袋看着面前的人，得意地笑。

“总算是开窍了，”萧沐淡淡一笑，“若是按常理，你早就走出迷阵了，之前你参照竹子，你画一株，我便也画，你便分不清，后来的石头，我也是一直在更换它的位置，稍微一变，生门就变死门，景门则成杜门，若不是我一时不察让石头底部粘了点浮泥，你能不能破阵还难说。你要记住，有时候人不是被阵困住了，而是给自己困住了。”

“师父教训得是。”沉醉毕恭毕敬地作揖。

“今日你既已破阵，就算是出师了。该教你的，我都教了。你甚至比当初还少花了两年时间，不过终究是有些急进，回头还得自己好生琢磨。你要走，随时都行。反正你包袱昨晚都打好了。”萧沐瞥了她一眼，语气里带着戏谑。

“嘿嘿。”沉醉微窘，干笑几声，“我陪你一晚，明天走。”

沉醉第二天一大早便去敲萧沐的门，听到他应声，便推门而进。

依然是一身青衣，左手端茶，右手拈棋。

十年如一日。

看惯了的背影，似乎今天觉得格外寂寞。

沉醉有几次曾看见他在桌上放了两个杯，给对面那个也斟上茶，然后愣上好久。

跟了他十二年，每年都换一个地方待一年，有时候沉醉觉得，他是在寻找什么，又是在等待什么。

忽然鼻酸，眼睛热热的，仿佛跟他才是亲人，比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处的时间都长。

“怎么了？”萧沐见她好久不出声，抬头问道。

“我舍不得你。虽然我一定得走。”沉醉红着眼，有些难受。

萧沐笑起来：“你这丫头，总是要回去的，你若是再跟着我，你爹怕是没那个耐性了。以后我去京城便去看你。这里有几本兵书你带着，我知道你偷偷看过，定是一知半解的，我替你作了注解，以后看起来就容易多了。”

“师父——”沉醉心里又是窘迫又是感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萧沐看着她，表情忽然严肃：“我看着你长大，你心里想什么我总是知道的，但你切记凡事别太冲动，你若执迷于他，怕是要吃点苦头的，希望你能比你娘幸运，师妹她——”摆摆手，他轻叹一声，“你走吧，自己保重。”

沉醉此刻心中觉得万般滋味交错，只能沉默地点点头，跪下长长磕了一个头，转身飞奔出去。

身下的马儿急速飞奔，周围的景致跟着连连后退，沉醉的耳里只有风声、马蹄声，还有一——自己的心跳声，全身的血液在沸腾着，心底像有什么要破茧而出。

以为藏得很好的心绪，因为师父的一席话，似洪水般铺天盖地而来，一发不可收拾。

十载寒暑，多少昼夜，挑灯夜读时会想起那个人的笑容，连空气里似乎都闻到桃花香，清晨舞剑的时候会揣想再遇时的情景，她该怎么跟他开口说第一句话。

你可知道，我已等了太久。

杨恪。

乐安。

沉醉看着牌坊上小镇的名字，心情愉悦。

奔波了数日，终于到了京郊了。幸亏师父今年没带她搬去海角天涯什么偏远的地方，要不她免不了大老远地折腾。不过天色已晚，看来今天是进不了城了。

沉醉挑了间看着还不错的客栈，把马交给店小二，便找了张桌子坐下来吃饭。一份虾须牛肉，一份油焖笋，一盅鸡丝豆腐汤，菜色其实不如她自己的手艺，但毕竟是饿了，吃得很香。大概是近新年了，虽然时候不早，客栈里人倒是很多。要么相谈甚欢，要么喝成一团。

只除临窗那桌。

两个男人坐着，默默喝茶，并不说话。

“咣当——”瓷器破碎的声音响起，接着是店小二连连道歉的声音。

其中一稍微年轻的男人摆摆手，表示没事。

沉醉微微蹙眉，在小二撞到那桌的时候，她分明看见年长的男人桌底下的手已经扣住一把短剑，看见年轻男人递来的眼色，他才收回剑。

看来也不是寻常的人物。

正迟疑间，忽然对上一道森冷的目光。

是那个年轻的男人。

剑眉星目。原来书上说的就是长成这般。如刀刻般深挺的轮廓，虽然着的是普通衣裳，但一种浑然天成的矜贵的气势笼罩着他。

单这长相就非池中物。

此时那双黑眸里，带着几分倨傲，几分嘲弄，冷冷地睥睨着她。

沉醉是刚自己出来闯荡，初生牛犊不怕虎，被他的眼神一激，居然也就眼一眨也不眨地回瞪他，还顺便端起茶，悠闲地喝一口。

那男人禁不住一愣，似乎没料到有人居然敢这么跟他对视，还是个姑娘。

正僵持间，年长的男人俯身对他说了句什么，他脸色一沉，两人就匆匆离去。走出店门的时候，他忽然转身，看了沉醉一眼。

沉醉一口汤刚喝到嘴里，差点没呛到，恨恨地冲他做了个鬼脸。

吃完饭沉醉便上楼到房间里歇息，小二已经准备好浴桶，向来是爱干净的人，加上连日奔波，沉醉浸在热水里都不想出来。想着明日便可进城，心里更是万分欢跃。

“噗——”房间里的烛火突然灭了，接着窗户一开一关，一个黑影闪了进来，沉醉反应也颇为迅速，烛灭的一刹那已经跃出浴桶，拽了挂在屏风上的外衣裹住身子。刚要出声，脖子上一凉，凭着黑暗中的反光她也知道那是剑刃。

身后是一堵宽厚的男人胸膛，耳边传来一道压低了醇厚嗓音：“要想留命，就老实点。”

窗外又是一个黑影闪过，过了一会儿，五六个黑影紧跟而上。

脚步声渐远，四周又开始沉静下来。

房间里静得只有两人的心跳声。沉醉这才觉得胸口发痛，原来自己一直是屏住呼吸的。

空气很凉，但她只觉得全身发热，皮肤似要烧起来一般，身上只裹了单衣，此时湿薄地贴在她身上，难受得紧。而一只男人的手臂正横扣着她的腰，她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屈辱？不禁又羞又急，几乎要哭出来。

房间突然又亮起来，男人收起火折子，一回头，两人都愣在那里。

“你——”是吃饭时看她的那个男人，沉醉又惊又急。

那人也十分意外，看着沉醉一身狼狈，眼中含泪，一张俏脸因为羞怯涨得通红，一时也说不出话来，只是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到她身上。

“事出突然，多有得罪——”冷淡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

“不管你是谁，立刻给我滚出去！”沉醉怒道。

那人淡淡一揖首，正欲转身，突然脸一白，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

沉醉大惊，刚上前，就见他身子一软，倒在地上。沉醉这才发现他背上有一道很长的伤口，触目惊心，而她自己身上披的黑衣也是斑斑血迹。

真是倒霉到家！

沉醉气恼地跺跺脚，还是将他扶上床，替他处理伤口。师父的医术、奇门遁甲之学都是独步天下，但她不爱跟师父学医就怕碰上这些血淋淋的麻烦事，没想到一出门就碰上了，幸好平日里多少是耳濡目染，包袱里又备着各种师父亲制的药。

就这样，为了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京城在望，行程却被耽搁了下来。就冲着那晚的情景和那人的伤势，沉醉就明白在不清楚状况前此事是万万不能声张的，于是她只好每日守在房间里，像个苦命的丫头。

这日沉醉悠悠醒来，只觉得一道目光锁住自己，她吓一跳，然后怪道：“你终于醒啦？怎么不叫我？”

那人淡淡地看她：“我在想，你跟一个陌生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怎么能睡得这么安稳香甜。”

沉醉嗤笑一声：“我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这里，如此我便没法再开一间房，你把我的床占了，这么冷的天，难道你让我没席没被地打地铺？再说了，你都昏迷成那样了，能对我做什么？”

“可我现在醒了。”

“呃？”沉醉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炙热的吻已落在她唇上。

她愣了半晌，一个巴掌挥到他脸上，眼泪已经掉下来。

这么多天为了照顾他躲躲藏藏、费尽心思，连个觉也睡不安稳，结果反而被他如此轻薄。可是心里更难过的是，从来不曾设想这样就被别人吻去，对象根本不是在心中预想了千万遍的那个他。这种感觉，就好像小时候很用心很用心地栽了一棵橘子树，认真地浇水、修枝，每日都不